

# 以利亚 - 第十四号

预言的对照：从米勒派到“美国的未来”，本着以利亚之灵

Jeff Pippenger

2023-10-21

在1798年的末时,出自但以理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关于乌莱河异象的预言信息被解封,并且威廉·米勒以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被兴起,宣告上帝审判临近。

上帝把在美国传扬这警告信息的使命交给了威廉·米勒及其同工.这个国家成了伟大的复临运动的中心.第一位天使信息的预言在这里得到了最直接的应验.米勒及其同工的著作被传到遥远的各地.凡是传教士在全世界所能到达的地方,都传去了基督即将复临的佳音.永远的福音的信息广为传播：“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大争战》,368.

在1989年的末时,但以理书第十至十二章所述希底结河的预言信息被解封,Future for America 在以利亚的灵与能力中被兴起,以宣告上帝审判的临近。

米勒派宣告审判的开启,而 Future for America 宣告审判的结束.米勒派的预言框架是两股使人荒凉的势力：先是异教,其后是教皇制.Future for America 的预言框架则是三股使人荒凉的势力：先是异教,其后是教皇制,随后是背道的新教。

米勒派起初是非拉铁非人,并转变为老底嘉人.Future for America 起初是老底嘉人,并转变为非拉铁非人.对于米勒派而言,从非拉铁非到老底嘉的转变与以利亚之死以及他关于摩西的誓言的信息有关.Future for America 的转变与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以利亚和摩西的死而复活有关。

在1844年审判开始之时,米勒派已经完成了以利亚在迦密山上的工作.在审判结束之时,即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国的未来”运动将完成以利亚在迦密山上的工作.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以赛亚书》七章八节所标明的那段六十五年预言的三个路标得到重演：当两个国家合并为一国,建立起《启示录》十三章从地上上来的兽的“新教之角”.在“美国的未来”运动的历史中,当两个国家联合,形成那像龙一样说话的“共和主义之角”时,同样这六十五年的三个路标再次被重演。

在 Future for America 的预言历史中,那三个路标中的第一个是1989年的终结之时.第二个是2001年9月11日,第三个将是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在米勒派历史中,以赛亚书第七章所指出的路标顺序与以赛亚历史中的路标顺序相反.在 Future for America 的历史中,这一顺序与关于六十五年的首次提及相一致,尽管在结尾已不再包含任何时间要素.自1844年10月22日起,任何对预言时间的应用都是撒但的迷惑。

坚持按照以赛亚书第七章所呈现的三个路标的顺序,而不是它们在米勒派历史中被颠倒的次序,其预言上的根据部分是基于“首次提及原则”.六十五年的次序首先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中被提及的;虽然当由这些年数所代表的预言历史在末时的运动中得到最终应验时,已不再有六十五年的时间要素,但这三个路标仍然可以被识别,并且依然保持以赛亚书历史中的次序。

保留路标的最初顺序的第二个理由,是它与六十五年得以应验的米勒派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米勒派运动与 Future for America 运动之间的连续性.米勒派历史是开端,而 Future for America 是结束.

米勒派运动于1863年结束,正值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依法组织成立之时.就在那时,那位在1798年末时、当乌莱河的异象被解封时来到的以利亚使者被噤声并被封住.1989年,在末时,当希底结河的异象被解封时,这位以利亚使者又归来了.

保留原有路标顺序的第三个理由,可以在那条论到地上的兽及其两角的预言脉络中找到.在米勒派的历史中,有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了新教的那只角.在Future for America的历史中,背道的新教与背道的共和主义这两只角将联合,形成一个既是“兽的像”,也是“给兽作的像”的国家.在末后的历史中,那两个为形成教会与国家之单一角而联合的国家,将在星期日法令时得到应验.

当兽像完全成形时,它能够通过星期日法令,这一点印证了它的定局.兽像的发展是一个历时的过程,但兽的印记却是一个时间点.发展兽像的时期,以1798年至1844年建造圣殿的四十六年为代表.在兽像发展期间,共和主义的角建造了一座宗教—政治的殿堂.

“兽的形象”的发展在预言意义上始于2001年9月11日.那场危机标志着《爱国者法案》的出台,也标志着宪法层面的法律从英格兰法的前提转向罗马法的前提.英格兰法以“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视为无罪”为原则,而罗马法则以“人在被证明无罪之前被视为有罪”为原则.

从2001年9月11日到星期日法令期间所建立的政治圣殿,也借着兽像的形成得到说明.预言的时间已不再适用,因此,新教之角建造属灵圣殿的四十六年,所说明的是一个时期,而不是一个时间点,即共和主义之角兴起其宗教政治圣殿的时期.

对于将以赛亚书第七章所代表的六十五年中的三个路标按同一顺序应用,主要有三个依据:第一,首提原则;公元前742年、公元前723年和公元前677年,因此先是十九年,随后是四十六年.在米勒派历史上则相反:1798年、1844年和1863年,因此先是四十六年,随后是十九年.

第二个理由是:以利亚的角色和工作的信息具有延续性.以利亚在1798年到了末时,那时《但以理书》被开启(但以理书8:14),随后在1840至1844年来到迦密山的较量,并在1863年被习俗与传统的神学所封闭.以利亚又在1989年到了末时,那时《但以理书》被开启.他在预言的时间线上前行至2001年9月11日,迦密山的较量自此开始,最终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处结束.以利亚角色与工作的延续性,支持以赛亚书第七章所指出的路标次序.

关于从地上上来的兽之两角的语境表明,这两角都经历了由两种权力归并为一的转变:一个发生在圣经预言第六国度的开端,另一个发生在其末期.无论是开端还是末期,当两根杖被聚集并联合成为一国时,就被描绘为在开端建造属灵的圣殿,或在末期建造一个政教合一的属灵圣殿.那假冒的圣殿是教皇圣殿的形像,在那里,教皇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

当星期日法令出台时,美国将说话像龙;这就正是对那个形象的应验,因为它已经建造了一个假冒的圣殿,在那里教会与国家合为一根杖,并且由教会掌控这种关系.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中,先知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在上池的水道旁、靠近漂布地,向亚哈斯王宣告信息.

于是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现今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见亚哈斯。”以赛亚书7:3。

“shearjashub”一词的意思是“余民必归回”。米勒派早期运动的余民在1989年的“Future for America”运动中归回了。以赛亚和他的儿子通过父子的关系，代表一个开端与一个结束。他们传达那以利亚的灵，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以赛亚向邪恶的亚哈斯王宣讲以利亚的信息。除其他恶行之外，亚哈斯还因关闭了圣所的事奉，并在原处建起一座亚述神庙的复制品而闻名。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没有效法他父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道，并照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列邦那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经火。他又在丘坛上、山冈上，并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时，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那时，亚兰王利汛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到了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于是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求你上来救我脱离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因为他们起来攻击我。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官府库中所寻得的金银都取出来，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攻取了城，将其中的百姓掳到吉珺，又杀了利汛。亚哈斯王往大马士革去迎见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看见大马士革有一座坛；亚哈斯王就照着那坛的样式和作法，按着制造它的一切工样，打发人将图样送给祭司乌利亚。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所送来的样式筑了一座坛，等到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的时候，看见那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他在坛上烧燔祭和素祭，奠上奠祭，又将平安祭的血洒在坛上。他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殿前、在坛与耶和华殿之间移去，放在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你要在这大坛上，早晨烧常献的燔祭，晚上烧素祭；又要烧王的燔祭和素祭，并这地众民的燔祭、素祭与奠祭；将燔祭与各样祭的血都洒在这坛上；至于那铜坛，我要用来求问。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的边，挪去其上的盆；又将耶和华殿里所铸的铜牛驮着的铜海从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上。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进的门，从耶和华殿移到外边。列王纪下 16:2-18。

亚述王代表北方王，这象征教皇制度。恶王亚哈斯是犹大这片字面上的荣美之地的字面意义上的领袖。当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带着“余民必归回”的信息，在漂布地旁的上池水道那里会见他时，这位恶王正处于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内战危机之中。在那场危机中，他拒绝了上帝借先知以赛亚所赐的信息，并向字面上的北方王寻求保护。

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描绘了属灵的荣美之地的一位领袖，在内战之际不向上帝求助，反而向教皇制度寻求结盟。亚哈斯背叛上帝，表现为他去拜访北方之王，并仿制北方之王所事奉之神的庙宇的式样，将那庙宇的样式送到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那里；大祭司遂在上帝圣所的圣地里建起那假庙的复制品。恶王亚哈斯代表国家，而大祭司的配合则代表政教合一。

那字面的叛逆代表属灵的荣美之地的领袖的叛逆，他仿效教皇权（北方王）的敬拜礼仪，并使神的圣所的真正敬拜停止。亚哈斯的叛逆代表美国的领导层，他们在荣美之地建立一个假冒的圣殿，那是北方王圣殿的复制品。

以赛亚书第七章的预言背景，代表从地中上来的兽起始的六十五年，更直接地说，代表这只兽的末期。从以赛亚书第七章的预言背景中可以汲取许多亮光，但此刻我们只是运用一个原则：基督用一件事的开端来说明这件事的终局。我们在此作此应用，并非要深入探讨以赛亚书第七

章历史背景的各种层面.我们指出,当背道的共和主义之角与背道的新教之角联合时,这就表明一个假冒圣殿的建立.

仿照北方王的圣殿而建的假圣殿的建立,象征着兽像形成的历史阶段;这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并由此决定他们的永恒命运.

主清楚地向我显明,兽像将在恩典期结束之前形成;因为这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借此他们的永恒命运将被决定.

这就是神的子民在受印之前必须经历的考验.凡借着遵守祂的律法,并拒绝接受伪安息日,以此证明对神忠诚的人,都要列在耶和华上帝的旗帜之下,并要领受永生神的印记.那些放弃出于天上的真理而接受星期日为安息日的人,将要受兽的印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第976页.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作为老底嘉的“上帝子民”,在恩典期结束之前有一场“大战考”.这是他们在“受印之前”必须通过的“考验”.上帝的印记以及恩典期的结束,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兽像的形成发生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通向并以星期日法令为高潮.兽像及其形成是一个将决定我们永恒命运的真理.那形象的形成被比喻为把两根木杖合一,使之成为一个国家.两根木杖的合一发生在美国历史之初,并在其末期再次发生.起初,两根木杖被合一以确立新教之角;末了,两根木杖再次合一以确立共和主义之角.

在1798年至1844年的起初历史中,新教之角的圣殿被建立起来.十九年后,共和之角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说话如同羊羔,由此开启了解放奴隶的进程,但也为此付出了生命.上帝的羔羊为将人类从罪的奴役中释放,死在十字架上,但也为此付出了生命.十字架就是解放宣言.在共和之角解放奴隶的那段历史中,新教之角拒绝了关于奴隶制的预言.在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中,当共和之角正在重新建立属灵的奴役时,新教之角将宣讲释放被掳者的信息.

地上的兽的共和主义之角的最后一任总统将像龙一样说话;当他这样做时,真正的新教之角将被举起为旌旗.这在字面与属灵的玛代-波斯帝国的两角中得到预表.字面的玛代-波斯帝国是圣经预言中的第二个国度,而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是属灵的玛代-波斯帝国.在但以理书中,玛代-波斯的公绵羊有两角,美国也是如此,但第二只角是后来才长起来的.

于是我举目观看,看哪,河边站着一只长着两角的公绵羊,那两角都很高,但一角高过另一角,并且那较高的角是后来长起来的.但以理书 8:3.

在从地上上来的兽及其两角的预言历史中,首先被识别的是新教之角,但它非但没有兴起完成这工,反而退入了老底嘉式瞎眼的旷野.在那段历史中,当共和主义之角像龙一样说话,并通过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时,真正的新教之角终将被高举为旌旗.只有那些处于老底嘉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中,认出兽像的形成所代表的考验的人,才会在恩典时期结束时领受上帝的印记.指明这一考验过程的信息如今正被解封,给凡愿因此得益的人.

以利亚来到众民面前,说:你们在两种意见之间徘徊要到几时呢?若主是神,就跟随他;若巴力是神,就跟随他.众民却一言不答.列王纪上 18:21.